

姜夔及其「白石道人歌曲」研究

李森隆撰

私立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趙滋蕃 老師

姜夔及其「白石道人歌曲」研究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
研究生：李森 隆撰

論文提要

由於受到王觀堂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序的影響，民國以來一般文學史多認為白石詞缺乏情感與寄託，無言外之意，同時判定他的寫景之作如霧裡看花，終隔一層。從而輕視了白石詞的文學價值，低估了姜夔在詞家中的地位。爲了追尋事情的真相，本論文除略述姜夔傳略外，特標定了三個研究重點：(1)姜夔的文學思想與文學理論(2)姜夔作品的風格與藝術成就(3)從白石詞出現頻繁的原始意象——水與月，探討詞人深層心理與情感之源。在方法上，爲求客觀與深入，乃綜合使用了傳統印象批評與當代世界文評界慣用的六種批評法之一——神話基型批評。這只是一種「兼顧中西、取長補短」的嘗試。研究的結果，很意外的發現姜夔不止是一個音樂家，而且是一個天份極高的文學家。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表現。他的感情深濃而執著，他確是拿生命來作詞。由於他的性格是比較內向而含蓄的，故表現在作品中的情感，乍看之下，不易察覺。但若從隱喻與象徵的角度去透視他的作品，則頓時煙消霧散，顯現情景交融，讀之教人淚意泉湧。至於白石詞之版本校勘、詞句箋釋、辨僞、編年及影響研究，前賢曾創下輝煌成績，本論文不敢贅述。

姜夔及其「白石道人歌典」研究 目錄

序	一
第一章 白石道人傳略	三
一、 世系	三
二、 生平	五
三、 逸事	一六
四、 交遊	二〇
五、 時代背景	二七
六、 著作	二九
第二章 白石道人之文學思想與理論	三三
一、 思想淵源與轉變	三三
二、 白石道人詩集自敘之文學觀	三四
三、 白石道人詩說之內容、思想與理論	三六
第三章 白石道人歌曲之內容、詞風與藝術成就	四五

一、	白石道人歌曲內容分類	四五
二、	白石詞風探討	四六
三、	白石詞之藝術成就	五三
甲、	形式完美、格律謹嚴、字琢句鍊而歸於自然	五四
乙、	清氣盤空、筆力精健，境界佳而意象美	六二
丙、	用典超妙無痕	七九
丁、	音節諧婉、音樂感特濃	九二
戊、	運用「擬人化」與「移情作用」	九八
第四章	論姜白石詞的「冷月波心」基型	一〇七
一、	淺釋神話、象徵與基型	一〇七
二、	從「驀山溪」到「水月基型」的發現	一一五
三、	水月取景與心態	一一九
四、	冷月波心的原始意象	一二七
五、	生活經驗與抒情的表現	一三六
六、	從詞人深層心理窺詞人深情之源	一四六

七、白石詞的水月意象與空寂情調……………一五二

第五章 結論……………一五七

附註……………一六一

參考書目……………一六五

序

清汪森爲朱彝尊「詞綜」作序說：「宣和君臣，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派因之亦別。短長互見，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鄒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節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汪森序中所指詞家，除張翥爲元人外，其餘皆南宋詞林大師。由此觀之，姜夔實在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詞賢。有清一代，騷人墨客對姜夔多所推崇。其中尤以朱竹垞領導的浙西派更以姜夔爲詞家正宗。竹垞在他的曝書亭集中說：「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竹垞又在他「詞綜跋凡」中說：「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始極其變。姜夔章氏最爲傑出。」汪、朱之外，如厲鶚亦對姜夔讚譽有加。他在「樊榭山房全集」卷四中說：「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楮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竹垞、樊榭皆清代文學泰斗，其言頗具見的。足見姜夔對後世詞人之影響至深且鉅。

露情太過

觀歷代詞話，其對白石詞或毀或譽。然毀少譽多。且毀者如何濟者流，獨抱成見，所言偏激，實在有待商榷。近人王國維以生花之筆，巧妙之思撰著「人間詞話」一書。一時洛陽紙貴，海內激賞。王氏以他獨到的慧眼綜覽古來詞家名作，置諸銳敏唇吻之間細細品味。對歷朝詞人之批評，所言多中肯。常言人所不能言，道人所欲道。往往大快人心、教人拍案叫絕而不自知。然王氏獨不賞白石一家。或說其詞有隔霧看花之恨；或說其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或說其有格而無情，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最後說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為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細讀人間詞話，其於白石所作之印象批評，多幾使人折服。一代國學大師，竟對白石誤會如此之深，真教人扼腕。白石地下有知，當為之喟然不已。

值此工商鼎盛之世，驗壘推事非時人所樂為。其於我中華活翰文學國粹，多無暇顧及。思之慨然。而好學之士，苟未細品前人原作，而先自詞話入門，每易生成見，而誤入歧途，終生不返。思之憮然。我不敏，惟平生嗜讀詩詞，若再論興趣澹淡，則詞濃於詩。在詞家中，我特好白石詞。其野雲孤飛，飄逸清空，常教人神往。白石之藝術成就、作品價值以及對後世之影響，早有定論。我深恐時人讀觀堂一人詞話「不察，受其影響。對白石佳作，先持鄙視之成見，棄之如敝屣。如此，則純金化頑鐵了。我不揣淺學，試作此篇。這是本論文產生的緣起。

第一章 白石道人傳略

一、世系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南宋末，饒州、鄱陽（今江西、鄱陽縣）人。其世系，據清乾隆間，烏程姜虬綠（自稱白石二十世孫）編校姜忠肅祠堂本白石集附載「九真姜氏世系表」如左：

公輔（唐上元進士，德宗朝宰相。諡忠肅。愛州籍，家欽州。）—忠（左拾遺。）—誠（貞元十六年進士，少府大監。）—援（唐末荊州錄事。）—照（五季南平高氏辟從事。）—諱（宋初肇慶府判。）—泮（饒州教授，因家上饒。）—詰（承信郎。）—僞（光祿寺簿）—頤（太常博士。）—俊民（紹興八年進士，祕閣修撰。）—元鬯（太學錄。）—造（紹興三十年進士，知漢陽縣。）—夔（慶元五年，以樂書準解。自饒州徙湖州。）—瓊（太廟齋郎。）

近人陳思謙「白石道人年譜」、引「新唐書」、「姜公輔傳」稱：「公輔，愛州日南人。」又引「宰相世系表」說「九真姜氏，本出天水。」案「唐書」「地理志」，九真郡屬愛州

。愛州唐屬嶺南道。（註1）姜夔父鹽，字肅父。紹興三十年庚辰（一一六〇）進士（案胡適「詞選」及清、嚴杰「南宋姜夔傳」以爲紹興二十年庚午進士，非。）姜鹽早逝。姜譜定鹽乾道間卒于漢陽官次。

二、生平

姜夔生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左右。卒年據唐蘭引「韓虎詩注」考證，約在宋寧宗嘉定十三、四年之際（一二二〇—一二二一）享年約六十七歲。胡適據白石友人吳潛弔詞二首自序：「猶記己卯庚辰（一二一九—一二二〇）之間，初識堯章於維揚。己丑（一二二九）再會嘉興，自此契濶。聞堯章死西湖，嘗助諸丈爲殯之。今又不知幾年矣。」考定卒於一二三五年，死時年約八十歲。（註2）王力定姜夔卒年爲西曆一二二一年（即嘉定十四年）（註3）。夏承壽編年箋校同。承壽據「韓虎詩注」，謂吳潛詞序所云「己丑嘉興再會」之說，殆不可信。胡適之說遂失據。

夔幼年，從父宦遊，久居漢陽，先後近二十三。其時，約在宋孝宗隆興初至宋孝宗淳熙丙午。白石探春慢序：「予自孩幼從先入宦于古沔，女須因嫁焉。中去復來幾二十年，豈惟姊弟之愛，沔之父老兒女子亦莫不予愛也。」案古沔即漢陽。夔往來沔、鄂二十年間，遍遊漢陽名勝古蹟。舉凡月湖、龜山、鸚鵡州、鳳樓山、桃花夫人祠皆爲其觴詠嘯傲之地。漢陽之外，其足跡更遠踏湖北西塞山、瑤珈山及其東湖、黃鶴樓、洪山塔等地。（註4）夔隨父宦遊期間，每好徜徉山水林間。遊歷一多，其詩詞中遂自然蘊涵山水之空靈與秀麗，每以真

情感融入景物中，感人至深，海寧王靜安評其「有格而無情」殊非公道語。

宋孝宗乾道四年戊子，夔十四歲，姊嫁漢川，父卒於漢陽任。歡樂童年，自此蒙上陰影。其昔遊詩云：「夔蚤歲孤貧，再走川陸。數年以來，始獲寧處」。年幼喪父，不肖為精神一大打擊。其漢清傍徨，悲苦無依之情懷可由春日書懷詩中想見：

「九真何蒼蒼，乃在清浚尾。衡茅依草木，念遠擬伯姊。春來衆芳滋，春去衆芳萎。兄弟各天涯，啼鴉見料理。漢江出巨魚，風雷入驪使。安得挾我翰，西征二千里。」

「春雲驛路暗，遊子渺歸程。永懷故山下，風雨悲柏庭。翁仲不解語，幽鳥時時鳴。人家插垂柳，客裏又清明。」

詩中表露姜夔對業已出獄之大姊及其亡父之永恒懷念。失怙之陰霾歲月，終導致白石內向、深沈、含蓄之性格。夔長乎伯姊呵護之中，於其姊之愛最深、手足之情最摯。孝宗淳熙元年甲午，夔弱冠之年，嘗在山陽依姊。夔昔遊詩有一天寒白馬渡，落日山陽村。是時無賴雪，萬里風奔奔。：：：此行值三厄，幸得羈命存。明發見老姊，斗酒為招魂。」。由詩中所表現之語氣，可窺知幼失雙親之姜夔對乃姊之依賴至深、親情至濃。乃姊於其心中，不啻為一慈母。故別姊浪遊天涯十年後，於淳熙十三年丙午秋，夔復返漢陽，寓山陽姊家。時夔甥初長，舅甥於明娟之湖光山色中消磨了若干閒雲野鶴、野趣橫生之時日。惟白石歷經浪遊

之後，感情尤加深沉，易生悵惘之念。吾人可由當時所作「浣溪沙」小序中窺見一斑：

「子女須家汚之山陽，左白湖，右雲夢；春水方生，浸數千里，冬寒沙露，衰草入雲。丙午之秋，予與安甥或蕩舟採菱，或舉火置兔，或觀魚壑下；山行野吟，自適其適；憑虛悵望，因賦是闕。」

淳熙十三年丙午（西元一一八六年），姜夔三十二歲，初識蕭德藻。（案蕭德藻字東夫，福建閩清人，晚年居湖州，愛其地千巖競秀，自號千巖老人，著書名千巖擇稿。）其「一萼紅」詞小序：

「丙午人日，予客長沙別駕之觀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負古垣，有盧橘幽篁，一徑深曲；穿徑而南，官梅數十株，如椒如菽，或紅破白露，枝影扶疏。著屐蒼苔細石間，野興橫生，亟命駕登定王臺，亂湘流入麓山。湘雲低昂，湘波容與，興盡悲來，醉吟成調。」

序中「客長沙別駕」即指作客依蕭德藻。時德藻殆自湖北參議移任湖南通判。別駕爲宋代通判之別稱。小序中提及「亂湘」、「湘雲」、「湘波」，對照白石道人詩集自敘「余識千巖於瀟湘之上」則識德藻當於此年。此事於白石命運之影響至爲重大。白石得獲妻室與日後得結識楊萬里、范成大諸大師，皆蕭千巖之賜也。白石才氣橫逸，深獲德藻激賞，自謂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乃以其兄之女妻之。淳熙十四年丁未，白石遊杭州，以蕭德藻之介，袖詩

拜謁楊萬里。所贈之詩凡二，皆七言律詩：

其一爲：「送朝天續集歸誠齋時在金陵」：

「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閑日，處處山川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雲。」

其二爲「陳君玉以小集見歸、用余還誠齋朝天續集韻作七字，夔報貺」：

「筆陣無功汗左輪，而今老去不能軍。水邊白鳥關於我，窗外梅花疑是君。欲向江湖行此話，可無朋友託斯文。新篇大是相料理，因憶西山揚子雲。」

楊誠齋閱後，大加讚賞。譽其「文無不工，甚似陸天隨」。陸天隨者，晚唐名詩人陸龜蒙也。係誠齋畢生所最賞愛者。白石亦心儀之，每樂以天隨自擬。詞「點絳脣」：「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詩「三高祠」：「沉思只羨天隨子，蓑笠寒江過一生。」又詩「除夜自石湖歸茗溪」：「三生定是陸天隨，又向吳松作客歸。」誠齋以他畢生折服之天隨比擬白石，足見其對白石詩文之厚愛。白石以卅三歲之年少，竟得獲大詩人如楊誠齋者之激賞，其才學之高妙，可以證知。白石謁楊誠齋後，居杭州多日。誠齋又以「送堯章奉謁石湖」一詩爲介，送姜夔前往拜見范成大。其詩曰：

「釣璜英氣橫白蜺，咳唾珠玉皆新詩；江山愁訴鸞爲泣，鬼神露索天洩機。彭蠡波心弄

月，詩星入腸肺肝裂；吐作春風百種花，吹散瀕湖數峰雪。青鞵布襪軟紅塵，千詩只博一字貧。吾友彝陵蕭太守，逢人說項不離口；袖詩東來謁老夫，慚無高價索璠璵。翻然欲買松江艇，逕去蘇州參石湖。」

白石亦作「次韻誠齋送僕往見石湖長句」和之：

「客來讀賦作此兒，平生未聞衡說詩。省中詩人官事了，狎鷗入夢心無機。韻高落落懸清月，鑑鏘妙語春冰裂。一自長安識子雲，三歎郢中無白雪。范公蕭爽思出塵，有客如此渠不貧。堂堂五字作城守，平章勁敵君在口。二公句法妙萬夫，西來囊中藏魯瑀

。只今擊節烏棲曲，不愧當年賀鑑湖。」（註6）

是年夏季，白石赴蘇州謁范成大，作「石湖仙」壽范生日。范成大者，南宋四大家之一也。與尤袤、楊萬里、陸遊齊名。字致能，吳郡人。晚年居石湖別墅，傍太湖，因自號石湖居士。詩歌取材，以田園山水爲大宗。爲人豪爽，不拘小節。其仕官亦爲四大家中最顯達者。石湖早風聞姜夔盛名，於其詩尤感深愛。及見白石本人，乃慨然讚曰：「堯章襟期灑落，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一語道出白石之人品與詩文風格。蓋慧眼識詩國英雄也。白石道人歌曲中提及石湖者有四：「石湖仙」、「醉吟商小品」及膾炙人口之「暗香」、「疏影」。順陽公贈青衣小紅之佳話亦自此爲歷代騷人雅士所津津樂道。

白石居石湖處多時，復歸湖州，仍依蕭德藻居。姜夔曰與千巖老人品詩論藝，造詣因之加深。湖州又名吳興，盛產荷花，波光湖影，景色醉人，素有水晶宮之譽。時值炎夏，二位詩客日盪舟綠葉紅香間，靜聽遠處漁女清歌。時或藏舟荷蔭，任清風徐來，綠雲自動，意象幽閒，殊非人境。白石徜徉其間，詩興油然，作品甚多。蓋詩人創作，除己身須爲天才外，其受周遭環境之影響亦大。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一一九〇），姜夔卜居白石洞下，潘檉字之曰白石道人。享見白石道人詩集卷上，姜堯章云：「余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予曰白石道人，且以詩見予。其辭曰：『人間官爵似撐撐，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繒駁任稱呼。』」。白石卽作趣詩一首：

「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峰生肺肝。眞祖只在南山南，我欲從之不憚遠。無方煮石何由軟。佳名錫我何敢辭，但愁自此長苦飢。囊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掬水三嚙之。」

讀之令人捧腹。杜工部善自解嘲，白石亦不落後。此蓋詩人者，皆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紹熙二年辛亥，白石三十七歲。是年冬白石載雪詣范成大於蘇州（見暗香序）。此番拜謁距淳熙十四年之初謁石湖，事隔四載。白石嘗作「雪中訪石湖」詩一首：

「雪矸如玉城，儒師敢輕犯。黃蘆陣野鷺，我自將十萬。三載（註？）渠未降，北面石湖范。先生霸越手，定自一笑粲。」

石湖曾以「次韻堯章雪中見贈」和之：

「玉龍陣長空，^自手比忽先犯。鱗甲塞天飛，戰退三百萬。當時訪戴舟，卻訪一寒范。新詩如美人，蓬華愧三粲。」

白石止月餘，賞梅於石湖宅南之范村，見「梅開雪落、竹院深靜」詩興油然而生，乃作「玉梅令」一首以戲石湖。不久，石湖授簡索句，且徵求新聲，白石爲創「暗香」、「疏影」二曲，石湖深愛之餘，把玩不已，並使工妓隸習之。此二曲不惟音節諧婉，詞本身亦詩味極濃，意境感人。雖用典而融化無迹，聲音樂與文學密切結合之成功作品。石湖歡悅之極，乃以青衣小紅相贈。除夕夜，堯章別石湖歸苕溪，作「絕句」。詩甚美。誠齋評其有「裁雲縫霧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特載其詩如左：

△細草穿沙雪半銷，吳宮煙冷水迢迢；梅花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十橋。

△美人臺上昔歡娛，今日空臺望五湖；殘雪未融青草死，苦無麋鹿過姑蘇。

△黃帽傳呼睡不成，投篙細細激流冰；分明舊泊江南岸，舟尾春風颭客燈。

△千門列炬散林鴉，兒女相思未到家；應是不眠非守歲，小窗春意入燈花。